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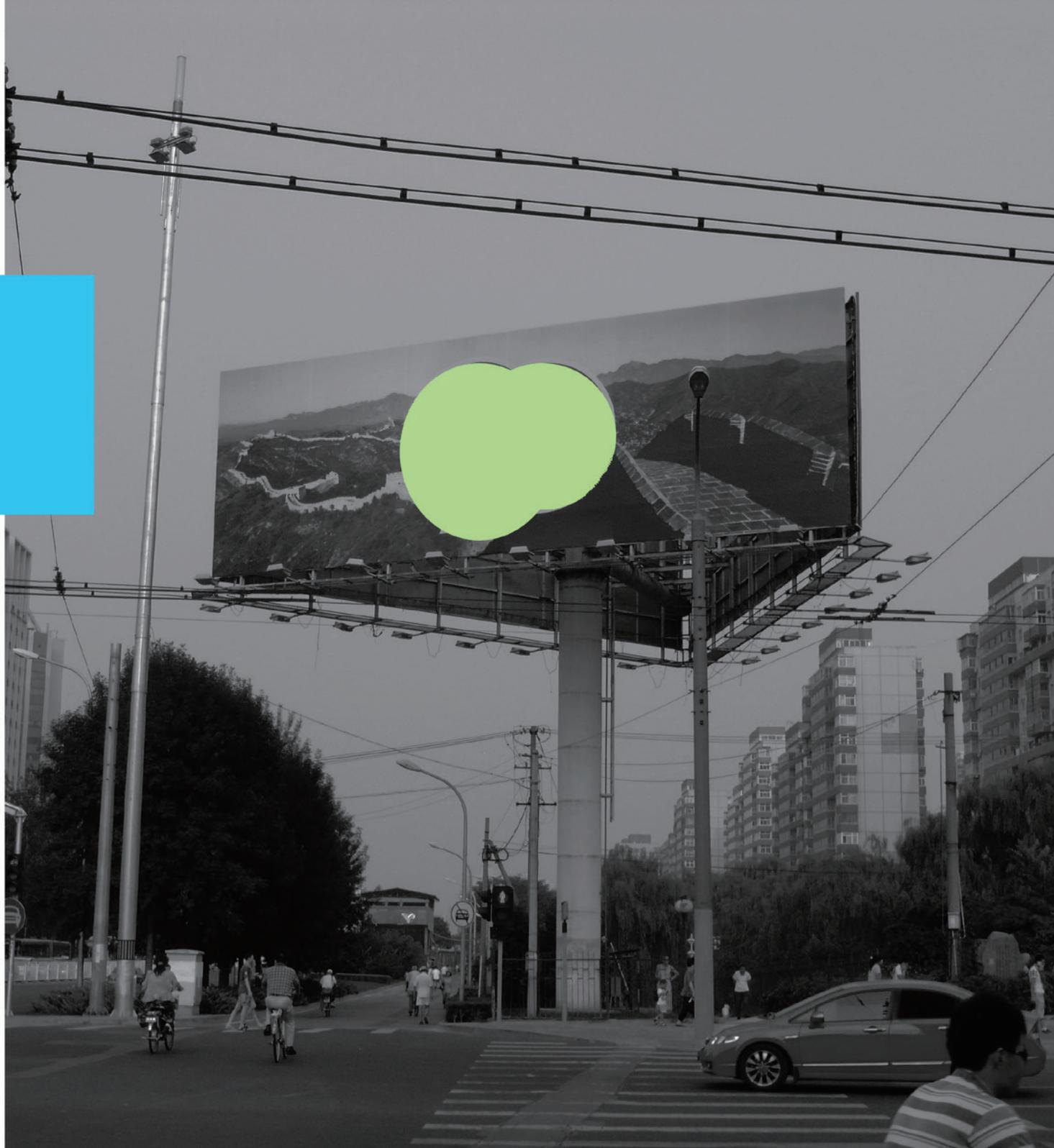
陈劭雄 & 刘鼎
Chen Shaoxiong & Liu Ding
没有空间的项目
Project without Space

透明而不可穿越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2011.9.24 - 2011.11.13

Opening: 2011.9.24 4pm



透明而不可穿越

陈劭雄 + 刘鼎

“没有空间的计划”总是试图勘探客体和它所承载的投射之间的差距，目的不是还原客体的本身，而是甄别和理解围绕客体所建立的话语所建立的基础。过去存在和被广为流传的艺术样式和符号构成了艺术史的话语，我们希望认识这种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它符合了何种需要，它可能遮蔽了什么。我们在这个合作项目中尝试着把自己置入这些艺术样式和实践的语境中，希望通过重复和模拟某些创作的方式和情境并在此过程中展开讨论，也同时记录下我们所展开的讨论作为一种认识的经过。

我们对于“长城”这个图像的兴趣来自于它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以至于它达到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我们的经验所建立的基础不是长城的本身，而是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象征意义，就像我们对于艺术史的膜拜一样，但忘记了质疑它们存在的基础和意识。这些基础和意识从未远离我们，它们不仅界定着我们的经验，也塑造着我们认识事物的轨迹。它们透明而不可穿越。

我们再次重复这个符号，不是希望强化它一贯所传达的意识，而是通过我们的叩问（长城是钢铁的吗 / 钢铁长城是长城吗 / 为什么把长城当做钢铁的 / 长城什么时候变成钢铁的 / 钢铁长城是这个长城吗 / 怎么说长城是钢铁的 / 长城哪里是钢铁的 / 看不出来长城是钢铁的怎么办），来动摇它所象征的意义的坚固性。如果艺术真的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我们的叩问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开始。正如，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挂在他工作室门外的，创作于1967年的第一件霓虹灯装置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家帮助世界揭示神秘真相。”（“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至今，它仍激励着我们。

“没有空间的计划”

“没有空间的计划”是艺术家陈邵雄和刘鼎于2010年开始的合作项目。

他们的实践以各种可以想像或者想像不到的形式和形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拘谨于任何物理和观念的束缚和介定，但总是建立在我们所熟知的艺术经验之上。“没有空间的计划”受邀参加2010年站台中国的“第三方”展，201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在艺门中国的“精神、物质”展，并将参加今年10月在首尔现代画廊的“记忆”展。



没有空间的计划



没有空间的计划

展览现场

陈劭雄 + 刘鼎

Chen Shaoxiong + Liu Ding

没有空间的计划5:透明而不可穿越

Project Without Space5: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2011.9.24 - 2011.11.13

我们对于“长城”这个图像的兴趣来自于它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以至于它达到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我们的经验所建立的基础不是长城的本身，而是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象征意义，就像我们对于艺术史的膜拜一样，但忘记了质疑它们存在的基础和意识。这些基础和意识从未远离我们，它们不仅界定着我们的经验，也塑造着我们认识事物的轨迹。它们透明而不可穿越。

Our interest in the image of "Great Wall" came from its frequent presence in our sight. It turned up so frequently that it has promulgated certain ideology. The basis for our experience was not Great Wall but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it was bestowed. We tended to accept its significance without thinking just as we worshiped the art history. The basis for its existence and its ideology were forgotten. The basis and ideology have never left us by not only defining our experience but shaping the way we know everything. They were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钢铁当徽钢铁

钢铁 长城是这个长城吗 怎么说长城是钢铁的 长城哪里是钢铁的 看不出来长城是钢铁的 怎么办 长城是钢铁的吗 钢铁长城是哪里是钢铁的 看不出来长城是钢铁的





钢铁的怎么办 长城是钢铁吗 钢铁长城是长城吗 为什么把长城当做钢铁的 长城什么时候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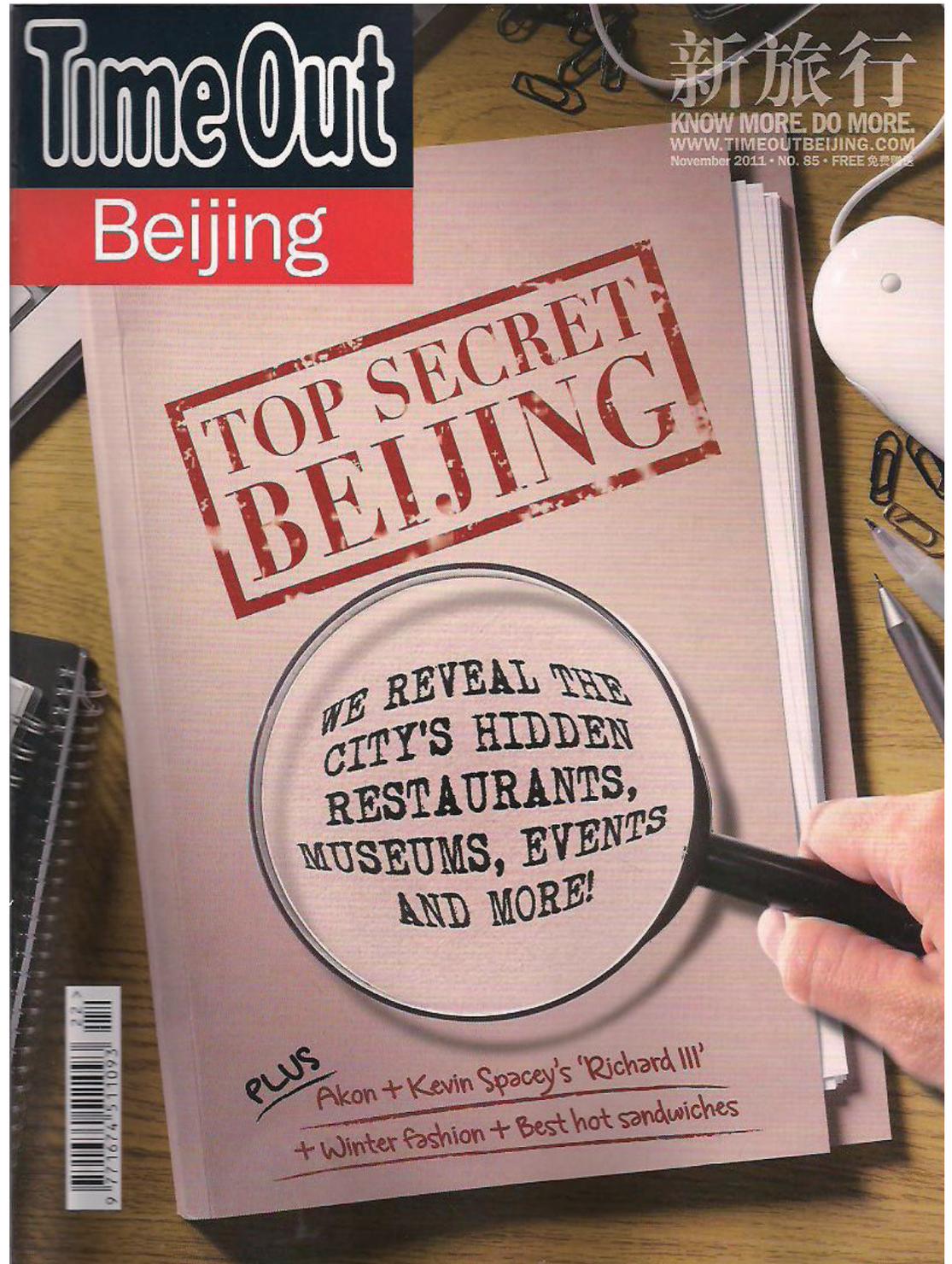


你知道吗 钢铁长城是长城吗 为什么



媒体报道

来源 / Time Out Beijing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Magician Space Until Sunday 13.
See listings for details

Late in L Frank Baum'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 the novel that inspired the Technicolor triumph – everyone finds out the Wizard is a scam. The Emerald City only looks green to its inhabitants because the Wizard has given them each a pair of green-tinted glasses. 'But my people,' the Wizard laments, 'have worn green glasses so long that most of them think it really is an Emerald City.'

The artists here have likewise shrouded Magician Space in green. Chen Shaoxiong and Liu Ding share similar concerns to the Wizard, exploring how language colours our perception of the walls around us. They have taken a popular epithet attached to the Great Wall – the 'Iron and Steel' Great Wall – and put it up on a neon sign that wraps around the space. The words scramble around the screen, above a room holding pictures of the Wall. And under these neon lights, these neon words, the Wall becomes something else.

The sign bombards the Wall with a series of small Dorothy-like



questions: 'Is the Great Wall really made of iron and steel?' 'Is the Iron and Steel Great Wall the same as this one?' 'When did the Great Wall turn into iron and steel?' The questions roll on so many times that the Great Wall starts to lose its mystical charm – in much the same way *Green Eggs and Ham* sounds hilarious if you say it 100 times – as you have probably seen over the last two paragraphs.

Then you get this disenchanting feeling, like you've been cheated into thinking it was something other than what we were told it was. 'You're a very bad man,' says Dorothy. These artists echo her suspicion of men and their big walls – especially invisible men, erecting big green ones. What is it with walls anyway? Maybe it was Robert Frost who said it best. 'Something there is,' he barked, 'that doesn't love a wall'. **SD**

为什么要合作

与会人员 / 陈邵雄、洪浩、刘鼎、李佩华、孙冬冬、
苏伟、吴小军

独立评论

THE INDEPENDENT CRITIC

01

2 0 1 2



#FEATURES

占领：一个展演性的行动

OCCUPY: A PERFORMATIVE ACTION

从占领的艺术到艺术的占领 许煜

From The Art Of Occupation To The Occupation Of Art Hui Yuk

社会运动与社区文化发展工作 莫昭如

Social Movements And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Mok Chiu Yu

无关占领，只是无聊的小确幸而已 黄孙权

It's Not About Occupy, It's Just A Boring And Little Happiness Huang Sun-Quan

你关心个人资本的累积吗？

占领：运动在台湾的主体性批判 高俊宏、蔡卓军

Do You Care About The Accumulation Of Personal Capital?

Critique Of The "Occupy" Movement In Taiwan Kao Jun-Hong / Gong Jwo-Jun

S.I.S 的运动美学 伊格那西欧·弗莱明

The Aesthetic Of Movement S.I.S Ignacio Fleming

作为总称和动词的占领 静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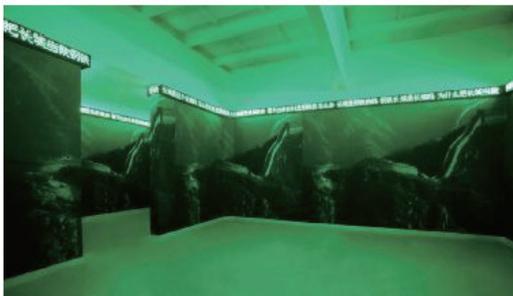
Occupy As General Name And Verb Jingyuan

ISSN 1003-9341



9 771003 934036

01 >



陈劭雄+洪浩，《只有两面墙》，2005年，装置艺术，100cm x 100cm x 100cm



陈劭雄+洪浩，《只有两面墙》，2005年，装置艺术，100cm x 100cm x 100cm

“为什么要合作”

时间：2011年10月9日

地点：White-box Cafe

与会人员：陈劭雄、洪浩、刘鼎、李振华、孙冬冬、苏伟、吴小军

文/图 魔金石空间、北京石门画廊提供

陈劭雄：今天的讨论会我们请了洪浩，因为洪浩和“联纳办”合作了好几年，刘鼎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和苏伟、卢翌华所做的“小运动”，我的合作经验是从05年开始和小泽副（Tsuyoshi Ozawa）所做的《广东东京》，07年至今和小泽副、金鸿儒（Gimhongsok）一起做的“百家”项目。今年以来，我和刘鼎也开始合作了。这些合作的经验是可以讨论和分享的，每一个合作应该有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诉求。今天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

洪浩：我最早的合作是和陈劭雄。我们的合作此前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首先我们俩是比较亲密的朋友，另一个是我们在各自艺术的实践上也有很多共识。比如，对艺术体制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方向上都是有交叉点的。这是一个建立在某种认同基础上的合作。1997

年的《邀请信》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它是在一次饭桌上我们在交流讨论中蹦出的火花。这次合作实际上有着必然性，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因为它是两个人之间讨论出来的共同结论，合作肯定是最唯一的选项。但我们的合作又不是一种固定下来的长线模式，它是需要某种时机。实际上，这几次合作作品的内容都是涉及到和艺术体制有关的问题，它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艺术实践。后来与联纳办小组成员的合作，在性质和形态上都完全不一样。联纳办的成员是由五个人组成的，它在开始时也是基于一种对合作的意愿。但是五个人的工作方式和艺术实践的方向上都相差较大，冷静还是有着策展人与画廊的身份。所以大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集体的关系，通过集体的活动、讨论，最后以一种集体创作的方式来做作品。2005年第一个展览

《只有一面墙》就是我们历经大量的集体生活与讨论后的结果。因此应该说联纳办是一个集体性质的存在方式，大家通过对“在一起”的感受、体验，将集体本身作为一个概念进行探讨，比如在集体中我与我们的关系，五个不同的我融合的我们，是否是一个超越了个人的“新我”等。还有蓝色，它是我们五人认同的一个颜色，是跟第一个展览作品有关系的颜色，我们叫它“联纳蓝”。目前我的基本情况上就是这样吧。其实“合作”本身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属性。

陈劭雄：每一种合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个体的创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刘鼎的“小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鼎：“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实际上算是一个研究性的策展项目。这个策展项目是由不同的人来参与的研究计划。他是一个讨论在艺术系统中，各个环节如何自我工作的展览计划。这个展览计划有三个独立的人作为策展人来负责。在“小运动”的策展工作中还是比较注重个体身份呈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项目，每个人的分工，去做什么这一点还是非常强调的。每一个个人的平等性、独立性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更像一个办公室，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做事事情，我们之间的工作方式、特点都不一样，相互之间的工作也是互不干预的，最后开会会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但署名权还是属于个人，不属于一个集体。在我们的工作中恰恰要求的就是这一点，个人的独立性及个人的面貌。很多人误解小运动是一个什么“运动”，是一个事件还是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研究性的展览项目。只不过这个展览不仅呈现了一个展览，也呈现了一系列的研究的过程。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来讨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些讨论涉及到很多人的参与。

洪浩：是一个正常的合作。

刘鼎：是非常正常，没有特殊性的。只是像一个机构一样的工作方式。我和陈劭雄的合作叫《没有空间的计划》就不

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五次项目了。每一次的署名都是两个人的名字在一起。当然我们在过程中也是比较尊重彼此的个性的。最后的呈现，我们会在某种层面上为了一致性，不会迁就于每一个人，让某一个个体来突出呈现的，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合作也像陈劭雄和洪浩的合作一样是基于共同的对于艺术体制、行业体制、美术史的兴趣来展开工作和讨论。这也只是我们各自工作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全部。这合作也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工作方式。也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基于某些事物的讨论，比较游击性质的工作方式。

洪浩：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合作。

刘鼎：有一些共同对这个行业的机制、艺术史的思考。

洪浩：和你们各自的作品还是有关系。

刘鼎：有关系，但也有所不同。在平时我的作品多是和艺术体制或艺术行业有关。我通过策展、一些写作和其他方式来讨论和思考艺术行业的机制。我认为两个人合作可以有一些借口，有比较宽松的氛围，有些我不愿说的可以放在这种合作里讨论，可能陈劭雄在他创作里，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放在合作里面一起讨论。

洪浩：先建立合作关系，再做作品。

李振华：我有个疑问，就是合作者有没有必要做作品？我觉得这个交流很有意思，是否有必要去实现一个作品。

刘鼎：作品在我们的合作中既重要也不重要，但是在呈现的时候作品也很重要，它是一个沟通的途径。就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展览，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一起来讨论合作的事情和实际合作的案例。就像你是一个写作者，有没有必要写作，这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思考就可以了，你表达就可以了，但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不需要也需要做作品。更多的程度上我觉得

需要一个作品，无论作品的好坏、有没有意思，它是达成合作的语境。

洪浩：作品可以算是一种例证。

孙冬冬：我想问下小组合作了是不是能做出一个人不能做出来的东西？

刘鼎：一个人也是做作品，两个人也是做作品。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必然性是比较有意思，我可以投射。我个人的投射别人都会很清楚的放到我的系统里来思考。但两个人的合作是彼此制造了一块空地。我往空地里投射一些事情，他往空地里投射一些事情。这种投射是平时在创作时即使拿出我个人一样的作品在合作里面，也会被重设一个新的语境。我觉得这是有必然性的，也是帮助我们怎么来思考自己的创作。我个人是这样想的，不知道陈劭雄是怎样想的？

陈劭雄：是的，我的合作经验的的确来一种与个人创作很不一样的兴奋和喜悦。它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它有一种新鲜感，而自己的创作更多是个人惯性思维。在艺术市场上、在艺术史里面津津乐道的个人符号和形式标识在合作的作品里不再重要。合作的作品总是让人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孙冬冬：在魔金石这件作品来说你觉得哪些东西是你的？哪些东西又不是你的？我们需要听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实例，而不是这种空的文学性描述。

刘鼎：陈劭雄的幽默感我是没有的。我说出的事情都是希望是准确的、清晰的、明晰的、简单的。他是需要有幽默感的、节奏的、韵律的。这个是我无法达到的，这对我来说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的创作。比如魔金石创作，我的想法是非常清楚和理性的。但跟陈劭雄一说，他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弄掉了，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变成了他的幽默感，他有很强的个人观念。是不是这样？

陈劭雄：这么说也行。（笑）

孙冬冬：幽默感我承认，因为对这几件作品中有很多成功或不成功的幽默感，都能感觉到陈老师在中当的存在。因为刘鼎的作品我以前看的比较多，他是我认识的逻辑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他作品中总会有一些直接的，就是有的人会特别喜欢，有的人会不喜欢的东西。

李振华：你（孙冬冬）加强了这种确定，我觉得整件事情就这么确定。像两个人结婚生活一样，有很多地方你不能以那样去了解。身在其中，而确定你们的合作这个前提就够了。就像你们俩要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呗，结完婚以后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之中，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刘鼎：互相是一面镜子，每一次的交谈我回去会想一想，今天我们要做这个题目，陈劭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前提还是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我们不要最后的面貌的一致和思考的一致，有的时候没法做一个作品，那就算了，我们可以等下一次恰当的机会再做，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必须要坚持的。

孙冬冬：如果合作真的对接此会有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是否应该放到个人的实践当中或以后的实践当中显现出来呢？

吴小军：政统办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种反合作的方式。我觉得陈劭雄刘鼎特像一个游击组织。

刘鼎：是，你们的合作比较像一个Party，但不是否定的意思。因为这个Party其实也只有你们有这个经验才能组织。

洪浩：但这不是一个现实性的组织。

吴小军：但就是政治组织视觉化。你们就差个旗帜，标语口号和Logo。（笑）

洪浩：其实这些都有了。我觉得在一起

的思考可能比一个人的更广阔，有时强度也会大些。对我来说在品味和视野上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你（陈劭雄）一开始的大笔象是不是一种合作？

陈劭雄：（大笔象）是团体，而不是合作，和这个问题不一样。我觉得合作还是会影响到

以后个人的创作。我跟日韩这两位艺术家合作，切身体会到他们的工作方式。例如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笔记本，现在我思考作品时也越来越依赖一个笔记本了。以前我的创作很少写方案，偶尔写写也大多是策展人要求的，那时候觉得自己考虑清楚就可以。把每个细节都标出来，这是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虽然我记得很难以忍受，但这么多年下来已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有时我把想法告诉小泽刚，他的第一反映总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回答也总是：“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吗？”，他又会继续追问：“解释一下好在何处？”。这是日本人的方式，有点吹毛求疵，但是以后实施起来会比较顺利。现在我做自己的方案时也爱这么追问自己。我们的合作很严格，自然就很累。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个支持这些想法的依据都要罗列清晰，每个产生出来的概念都要经得起拷问和经得起过滤才会被采纳。

孙冬冬：那政统办的合作之间有不断的反问吗？

洪浩：更多的是在一起讨论，在讨论中不断进行校准。

刘鼎：他们应该像一个工作坊一样。

陈劭雄：刘鼎和我不是一代人，我们的成长和教育背景都很不一样。刘鼎的工作方式既有他那一代人的特点也有刘鼎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刘鼎经常会提出一些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而我的反应总是：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好在哪里？用质问和挑剔的方式来考虑它，最终证明不了它是好的也就反证了它已经是最好的，这个有趣的判断逻辑是我和刘鼎合作里所特有的。有时候合作

也需要被动，如果合作永远是主动的话，那就回到我刚才向洪浩的问题：你们五个人如何达成共识的？以什么样的途径达成意见的统一永远是一个颇具意味的问题。

洪浩：大家都是以集体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政统办”的方式看问题，五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有了默契，成为“政先生”的思考方法，大家就是“我”，我就是大家。很自然就不存在妥协和保留意见。最后的决定应该是“政先生”做出的。

陈劭雄：提出与刘鼎合作是我的主动，但在具体的想法上他比我更为主动些。而在“西京”项目中我比较主动，小泽刚是质疑的，金弘锡是援局的。实际上合作带有多种性格，很多东西是个人创作中从未出现也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它才生产出意想不到的作品，以及产生出创造这些作品的创作方式。

李振华：我感觉你们的合作，还不能说是作品。它不像政统办的那么具有完整性（作品形态）。我看这个展览更像陈劭雄刚才说的文本（状态），它不是那么明确（的作品）。

刘鼎：但我也承认这是作品。因为我的创作也是这样的。

孙冬冬：这件作品在里面待一会儿，出来我觉得效果更好，比在展厅里感觉更舒服一些。出来之后看到的都是粉红的，一种色情的意味。

陈劭雄：就是说：你进入了一个不是作品的地方，出来后发现外面（整个世界）全是作品。这个感觉挺棒的！

苏伟：意在画外。

曲科杰：我想接着刘鼎刚才的话说，按照你说的方式进行下去，从技术层面来讲，合作的作品比个人做的作品会更好吗？

刘鼎：对于作品的要求来说是没有差异的。

曲科杰：那毕竟由两个人共同完成，会不会有深度吗？

陈劭雄：我觉得不能用更好和更差去比较，合作是独立创作之外的另一种创作方式。我的经验跟刘鼎不一样，刘鼎是要探讨一个深度（是否合乎逻辑），而我的创作经验是经常有一些想法放着忘不掉，我就认为它必需做出来。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检测自己的构思，是用时间、经验，不断的回放和再思考来重申自己的想法。和刘鼎的合作也是这样，隔了一两天还觉得这个想法靠谱，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说我们做吧，最后选择一个共识把它实施出来。这跟个人的创作是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独立写的文章和与他人做的访谈，哪个更好？无法比较，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文体。

吴小军：我觉得刘鼎的很多东西更像一个阅读，长时期的阅读，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断的充实，不断的链接起来。

李振华：我觉得这跟刘鼎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刘鼎之前的工作是非常对应和清楚的，和政统办的工作是很像的。但是我记得你们两个的合作跟这种对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去解释一个准确的问题，而是对这个系统有思考，但不会把它物化、作品化到一个准确的关系中。

刘鼎：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比较放松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前所未有的放松。

吴小军：给我的感受是，你们当时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已经不期待任何视觉的感觉。当时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那几句话的时候，我对视觉的东西、物化的产品不感兴趣，我想看到思考或整个像阅读似的呈现。

刘鼎：但视觉上我还是有偏执的，我还是想要愉悦一点的作品。

吴小军：我们无形之中都在期待自己，因为都是手艺人出身，做出一个很物化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思考的过程。如果思

考很逻辑、很强大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做。上次我在上海看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的展览，我很有体会，太需要这种思考了。

洪浩：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呈现方式可能有问题。

吴小军：他不要这种方式，其实他最终他连展览的工作人员他都不想要，来一场不期而遇，碰到是运气。因为我们都是在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无能为力，自己都很弱小，制度一下就把我们扼死了，我们就在里面就像一个生产者一样。

李振华：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争斗和抵抗的过程。无论你反对体制还是被体制纳入、吸收。

吴小军：他那种抵抗不是像我们传统那种，今天不是一种抵抗，是尴尬，无所适从。

刘鼎：其实像这样的创作，我们应该去看创作的前期。因为体制是过于强大的，我们不能因为体制的强大而不去做对抗体制的尝试。当然他的作品做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候是会被融入体制的。我觉得理解创作应该理解它的前期，它前期的对抗性已经铸就了它永远的对抗性的成立。他之后就就算被体制消化了，我们应该清楚开始的时候它的对抗性和在这个行业里激起的波澜。特别是理解我们这近二十年来的创作，很多作品是要理解它们当时激起的波澜。不能因为当时激起的波澜和最后的消费的过程画成一个等号，它是两回事。

陈劭雄：这个很重要，作品永远是需要在时间的维度里。

刘鼎：因为艺术家是很渺小的，他不能一直激起起波澜的作品，他只是个阶段，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也许会那样做，需要给艺术家做一个人的机会，要等等。

李振华：但我觉得在当代的（文化）工作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境况，就是你对艺

术和艺术家工作的期待感，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刚才吴小军提到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当然包括你们的合作，我觉得有一种期待感是特别有必要的，要不然这已经变成一个模式。当然不是为了期待而期待，而是一直保持艺术家作为核心、作为主体来扭转关注的情况，这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对抗。因为如果你做的一个作品特别符合这个体制，那么这个轴心不在你，你的轴心是体制，那么你也失去了抵抗的作用。

刘鼎：自我的距离。

苏伟：他刚说的期待感特别重要。一个项目或者合作一开始，潜力其实就定了。很多合作一开始或没开始就完成了，观念一出来，大家知道你已经做完了。这种强度根本达不到，就像一个展览一样，还没办展览就知道展览就是这样子了，再没有期待和潜力可挖掘了。这个深入性其实还挺重要的，没有的话其实不做都无所谓了。

李振华：我觉得要合作，但是要警惕权利。因为你合作以后会产生权利，你怎么去把权利转化成创造性的动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个性，不要让差异性被消解掉。其实，我们不用去管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一些困局，做好自己就挺好。（抱歉因为要赶飞机，不得不离开这个讨论会，是我的遗憾。）

孙冬冬：我觉得两个人合作的基础并不是脾气相投，他的合作基础是严肃，要有两个严肃的人在一起。但严肃在中国容易被理解成矫情，这就是一个问题。

刘鼎：我觉得他们政统办几个人合作也挺严肃的。

孙冬冬：挺其严肃。在上次参加徐震策划的展览（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他们是布展最严肃的人，几个人在不停地兑兑那堵墙，然后说劲儿，弄东西。

刘鼎：严肃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行业里

而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要负责任的。不是一个玩乐，不是权利的问题，还是要负责我们要具体的事情。

陈劭雄：你说的严肃，就像洪浩和麒麟做的卡塞尔（塞诺信），就是件非常严肃的作品，这件作品放到艺术体制里面弄出许多搞笑的事情出来。我说的搞笑是艺术圈对这个事情的反应。这件作品特别有意思，强度很大。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成功的、很有爆发力的合作。我能理解你刚才说的严肃，实际上合作中两者或三者之间要对话，没有严肃就没有办法开始，严肃是合作的基础。

刘鼎：有一点，游击性还是蛮重要。对我来说，我是不会考虑“分”这个词。在不在一起做，这个不需要考虑的。深度和严肃性是必须有的，这是工作的前提，能够这样工作也挺有意思的。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但也不希望这种合作变成一种消遣。它真的是一件事，因为你花了大家的时间、精力在一起，严肃性和强度、深度都很重要。

来源 / PIPELINE11 月刊

HONG KONG

Pifo Gallery ▶ page 97
Fan Mingzheng
Beyond
Until October 13

Fan Mingzheng's first solo exhibition since 2005.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rtist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realist painters. His process of creation is slow and meticulous. He persists in developing his own style within realism and among 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s. His works try to achieve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details and the whole.



Sans - 7 by Fan Mingzheng, Oil on canvas, 130 x 130 cm,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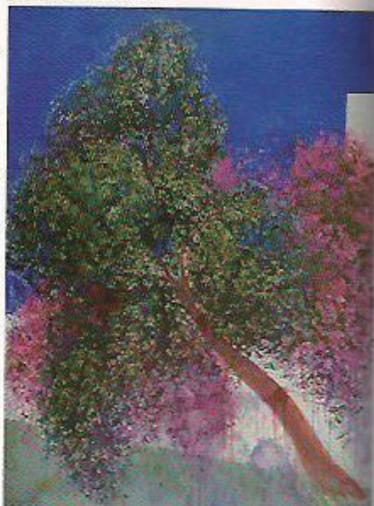
Magician Space ▶ page 97
Chen Shaoxiong, Liu Ding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Project without Space
Until November 13

Since 2010, Chen Shaoxiong and Liu Ding, work together on this exhibition, consistently trying to explore the gap between object and the projection it carries. The intention was to discriminate and understand the basis established by the dialogue about the object as opposed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bject itself. They refer to the widely circulated artistic forms and signs from the past that have built up the language of art history.



Courtesy Magician Space

Soka Art Center ▶ page 97
Commemoration - 10th Anniversary of Soka Art Beijing
Until October 23



Ferdinand and Three Leaf Flower by Mo Xuwei, 250 x 180 cm, 2011

The exhibition Leading the Art Trend is the review of Beijing Soka's past ten years as well as the 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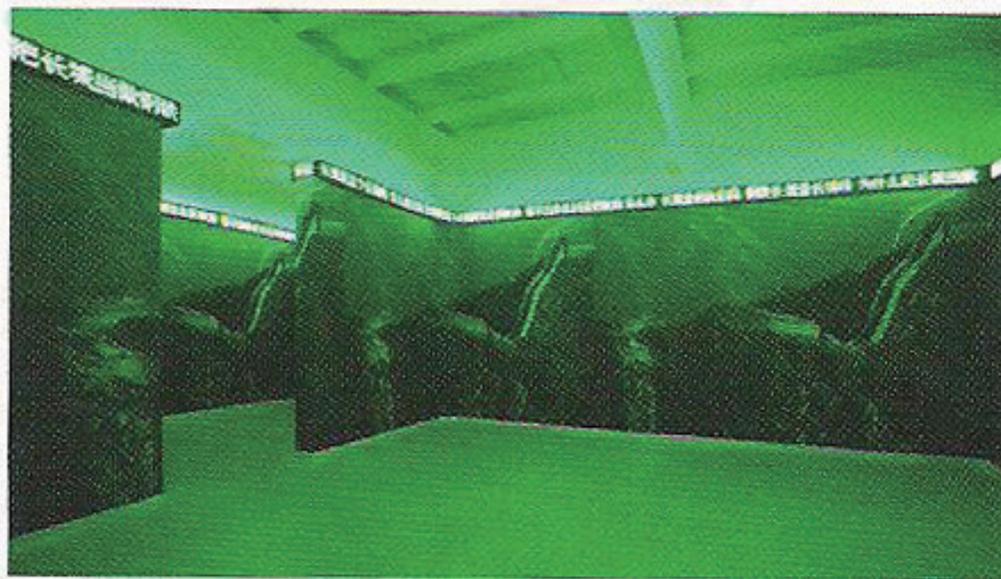
Magician Space ▶ page 93

Chen Shaoxiong, Liu Ding

Project without Space 5: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Until November 13

Project without Space is an art initiative launched in 2010 by artists Chen Shaoxiong and Liu Ding. Their collaboration appears in any form and in any way that is imaginable or unimaginable. It is not restricted to any physical or ideal boundaries or definition, but always centres around the artistic experiences that are familiar to them.



Project without Space 5: Transparent but Impenetrable by Chen Shaoxiong and Liu Ding, LED lamp images, dimensions variable, 2011.

magician.space
info@magician-space.com
+86 01 59789635
D, 798 Art Zone, Beijing
北京, 798 艺术区, D